

世界之窗

1982 / 2

窗
肉



朋友的魅力。日本别府温泉谷
口普查·西德私营警察公司
说《等我一年半》



世界之窗

目录

封面	玻璃幕墙的高层建筑波士顿约翰·汉考克大厦	
人	大提琴家马友友的魅力	[美]《星期六评论》
	从外交家到厨房里的科学家	[美]《探索》杂志
	黑人电视广播员万斯	[美]《华盛顿人》杂志
物	一个神童的早年生活	
	——毕加索在马拉加城的足迹	(西德)《时代》周报附刊
国际政	保守的智囊团	
	——美国企业研究所	[美]《纽约时报杂志》
社会	今日三K党	[美]《展示》杂志
	美国工会内幕 ——贪污盗窃现象空前严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会议	人人自危的社会	[美]《洛杉矶时报》
	南美的儿童买卖	[美]《新闻周刊》
侧面	金饰品热·父母双全的孤儿·妇女酗酒	
	纽约的敲诈勒索风	[苏]《共青团真理报》等
电影	医生过剩与缺医少药	[西德]《明镜》周刊
	领养布娃娃癖	[美]《纽约时报》
电影故事	西德秘密军队——私营警察公司	[法]《巴黎竞赛画报》
	象人	[西德]《快捷》周刊
旅游风光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日]《新片介绍》等
	枫丹白露宫 ——法国艺术宝库之一	[苏]《电影艺术》等
风	美国国会大厦	《枫丹白露宫》
	金银匠之岛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光	哈默菲斯特 ——地球上最北面的城镇	[澳大利亚]《半球》杂志
	别具情趣的日本别府温泉浴	[秘鲁]《商报》
饮食与服务	“闻滴”汉堡包公司	[美]《斯密森学会会刊》
	资料: 汉堡包	[美]《星期六晚邮报》
	快餐店女服务员的自述	[加拿大]《幸福》杂志
		85
		88
		89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司 法 与 情 报	泄露真情的血迹	(美)《发现》杂志	92
	国际警察署总裁博萨德	(西德)《时代》周报附刊	97
	我是怎样充当双重间谍的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	100
	侦探鼻祖——维多克	(美)《读者文摘》	104
	与罪犯作斗争的实验室侦探	(美)《大众科学》	108
蓝色的“海市蜃楼”			
世 界 见 闻	——波士顿约翰·汉考克大厦	(美)《波士顿环球报杂志》	114
	美国的人口普查	(美)《斯密森学会会刊》	117
	拯救濒临绝种的动物	(西德)《明星》画刊	123
	不穿插广告节目的有线电视	(印尼)《精华》杂志	126
	北美的许特尔人	(委内瑞拉)《真实》周刊	129
	美国的公墓城	(美)《迈阿密先驱报》	132
	莫斯科大学	(苏)《国外俄语教学》	134
医 学 与 体 育	访小儿心脏外科医师帕伦赞	(意大利)《时代》	137
	气候对健康的影响	(法)《今日情况》	141
	妇女与奥运会	(苏)《旅伴》	146
	计算机与体育	(美)《华尔街日报》	150
知 识 小 品	宇航员在太空中吃什么?	(美)《科学文摘》	153
	静电复印机的发明	(美)《斯密森学会会刊》	156
	冷藏动物园	(美)《科学文摘》	160
	骆驼的秘密	(美)《发现》杂志	163
小 说	等我一年半	(日)松本清张	166
其 他	吊床(29) 煤礮(44) 维也纳的联合国城(53) 手术与音乐(84) 西德第一所私立反间谍学校(96) 袖珍电话机(99) 游戏(155) 飞艇的复兴(165) 更正(188) 漫画(7)(78)(91)(131)(149)(159) 封三说明(190)		



大提琴家马友友的魅力

马友友1955年10月7日生在巴黎，父亲马孝骏博士是原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教授，母亲卢雅文是留法声学家，姐姐马友乘擅长小提琴和钢琴。

友友四岁从其父学艺，五岁获巴黎比赛首奖。六岁访美，得大提琴巨圣卡萨斯赏识，并在柏恩斯坦指挥下在华盛顿为筹建肯尼迪中心的义演音乐会上演出。1962年定居纽约，从肖尔斯与罗斯学琴。十五岁考入哈佛大学音乐系，同时在朱里亚音乐学院研究班深造。二十岁毕业后，出现在国际乐坛上，成为专业大提琴演奏家。——译者

他

六岁就第一次公开登台演出，十九岁时，评论家把他与俄国流亡大提琴大师罗斯特罗波维奇相提并论，并且令人想起了卡萨斯，评论家对他的成就极少有分歧意见。马友友受到好评，不仅是他的卓越的技巧，还有他那早熟的对音乐的演绎能力。给予音乐界最深刻印象的是他那隐藏在音乐后面的内心世界，那显而易见的智慧洋溢在他的演奏里。

第一流演奏家

马友友作为演奏家有一种特殊的本质，《纽约时报》评论员玄堡把它称作“因素x”，即他演奏时，他有能力发挥出充满灵感的个性，这种能力又使他能够与众不同。玄堡又说：“马友友一走上舞台，从他的面部就给人一种很深刻的印象。”马友友二十二岁时，《纽约时报》说，那些估计他的年龄还未能使他的才能发展成熟的臆测，“将是完全荒谬的”。

在他二十五岁成熟时期，史特恩赞扬他是“我们时代的第一流天才”。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指挥、弦乐演奏奇才玛扎尔确认马友友是他真正的同行。他说：“友友是一位第一流的演奏家，作为指挥，我不必为他担心，他不折不扣的能力使他能顺利通过一个又一个可能出现的陷阱。他是一位敏感的音乐家，在他编织的音乐织品中，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演奏是辉煌的。”

《星期六评论》杂志的音乐评论家柯罗丁指出，一个杰出的演奏家和一个很好的演奏家之间，只有很细小的差别，这差别与其说在技巧上，不如说是在个性上。谈到这种关系，玄堡说，有一次他问卢宾斯坦，哪些是他认为的最优秀的年轻钢琴家。卢宾斯坦回答说：“他们都比我弹得好，记忆力也比我强，他们的技巧之好说什么你也不相信。但我告诉你一

件事，当他们走出舞台时，他们象昙花一现。”玄堡说，马友友“不是昙花一现的人物”。

一些专业的音乐家，开始把友友评为世界上活着的最伟大的大提琴家。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怎么会如此突出呢？

四岁开始习艺

马友友 1955 年 10 月 7 日生于巴黎，他父亲马孝骏是位音乐教师、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三十年代离开中国定居巴黎。友友四岁开始学大提琴，他回忆说：“我父亲对教学是很有兴趣的，我姐姐成为他第一个试验品，从理论到练耳一切都从头教起。他不时在钢琴上敲一个音说，‘这是什么音？是不是 A？’‘对了！这是个 A。’”友友开玩笑地把他父亲的教学纪律看作是“鞭子与枷锁”。但他说，“我每天只要学二小节新功课，一点也不紧张，如果下二小节与上二小节是相同的，那我就走运了。”就这样以二小节一天的速度，他一年内学了三首巴赫的组曲。“人们都对我父亲说，‘马，你要把儿女们逼疯了！’但老实说，这并不是艰难的功课，我父亲从来不相信长时间的训练方法，他相信的是精力集中。我经常每天只练五到十分钟，但不论做什么，我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好。但你知道，我是多么憎恨这十分钟。现在回顾起来，我可得益于不少，因为从那时起我已拉了近二十年的巴赫组曲了。”

马孝骏成功地教会他儿子如何去应付音乐的挑战。如果这一乐句这次拉不好，他们就去玩音乐游戏，试着寻求其他路子去解决问题。马友友说，“我不仅学习如何用手去拉琴，主要是通过思索去练习。如果这样练没有效果，我得想办法去找新方法。”友友感到他小时候学到的解决困难的程序，使他今天不用花长时间去作练习。他说，“用这个方法把二小

节二小节串起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模式重迭另一个。音乐就是这样展开，就是这样对比出来的。”

马友友六岁在巴黎大学举行第一次独奏会。第二年，他父亲为了在一所有斯特恩的孩子们上学的学校中任教，举家搬到纽约，通过这个关系，斯特恩听了友友的演奏，并把友友介绍给经常与他合作搞室内乐的大提琴家、朱里亚音乐院的罗斯。

友友从九岁到十六岁在罗斯那里学习。罗斯主要是通过示范而不是着重于对乐曲的分析来教他。“那时友友大概十一、二岁，”罗斯回忆说，“我已经教他完成许多难度很高的练习曲，他当时已经掌握了高度的技巧，我常常为此而感动。”

当友友十六岁时，罗斯建议他暑假去草地山参加加拉米昂主持的音乐夏令营。加拉米昂的学生中包括杰出的小提琴家珀尔曼、朱克曼和拉瑞多。友友说，“我想，罗斯是想让加拉米昂教我如何运用握弓的臂力。”但那个夏天他学得极少，他从家庭严格的纪律环境中解脱出来，顿时变野了，不参加排练，让大提琴在雨中淋，房间里到处是啤酒瓶，半夜逃出去游泳等等。

他听取了斯特恩的意见，进了哈佛大学，这样使他恢复了生活中的某些平衡。他选了他经常想念的学科，如德语、社会学，结识了多方面的朋友，超越了偏狭的音乐世界，扩大了视野。他感到，这样在献身于音乐的同时，使他得以放眼世界。他说，“我毕业以后，我就有文学士学位，我可以去做其他我想做的事情，这样就可以不会只靠大提琴去生活。”

群 龙 之 首

大学毕业后，友友开始认真地从事独奏家的生涯，他与妻子吉尔在坎布里奇成了家，吉尔在哈佛教德语。他经常到

世界各地去演出，在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卡拉扬、普里文、梅塔和小泽征尔的指挥下演奏。

马友友的成功是有着很不平凡的混合的文化背景的。在这个背景影响下，往往产生一种广泛的超然的移情作用。友友在说法语、汉语、英语的环境中成长，因此他吸收了法、中、英民族的传统。他说：“这种复杂的文化会更丰富我独特的性格。”但是，这不足以说明马友友的艺术才能。除了交错文化的影响之外，还须加上他父亲一小节一小节分析音乐的教导方法，以及他年幼时所受到的国际音乐界人士的欣赏。此外，友友还努力逐字逐句地去了解他所演奏的音乐，这是其他音乐家很少去追求的目标。在排练中，他经常与指挥讨论总谱，就好象一个演员在分析一个新剧本一样。

友友的音色与其他杰出的大提琴家的音色一样纯正（他的琴是1722年葛佛里拉在威尼斯制作的，以前为芳尼娅所有），但他的音色有别于罗斯特罗波维奇的音色。此外，马友友在演奏浪漫派作品时的能力与乐感，同罗斯和皮亚特柯夫斯基不相上下。友友闪电般的艺术鉴赏力和宽广的音乐共鸣把他带到了群龙之首。当罗斯特罗波维奇在拉精彩的展开段时，屏息静听的观众说：“他提琴拉得这样好，真叫人惊奇！”当马友友的手指在一个乐句上飞舞时，听众则是这样想的：“这不可能是大提琴啊！这音色简直象是大尺寸的小提琴发出来的！”

通过唱片，可以容易地分辨出罗斯特罗波维奇具有男性化雄浑有力的音色，大多数曲目的处理富有拜伦的冲刺式的风格。同样，毕里哀对音乐的演释近乎清淡，使人陷入音乐美的本身中去。马友友的演奏则既忠于原作，又渗透了他自己的性格。他能轻松自如、嬉戏般地演奏海顿的协奏曲，比

其他演奏者更能为海顿愉快、幽默的性格增添几分欢乐，好象从他的琴声中，间歇地爆发出阵阵的格格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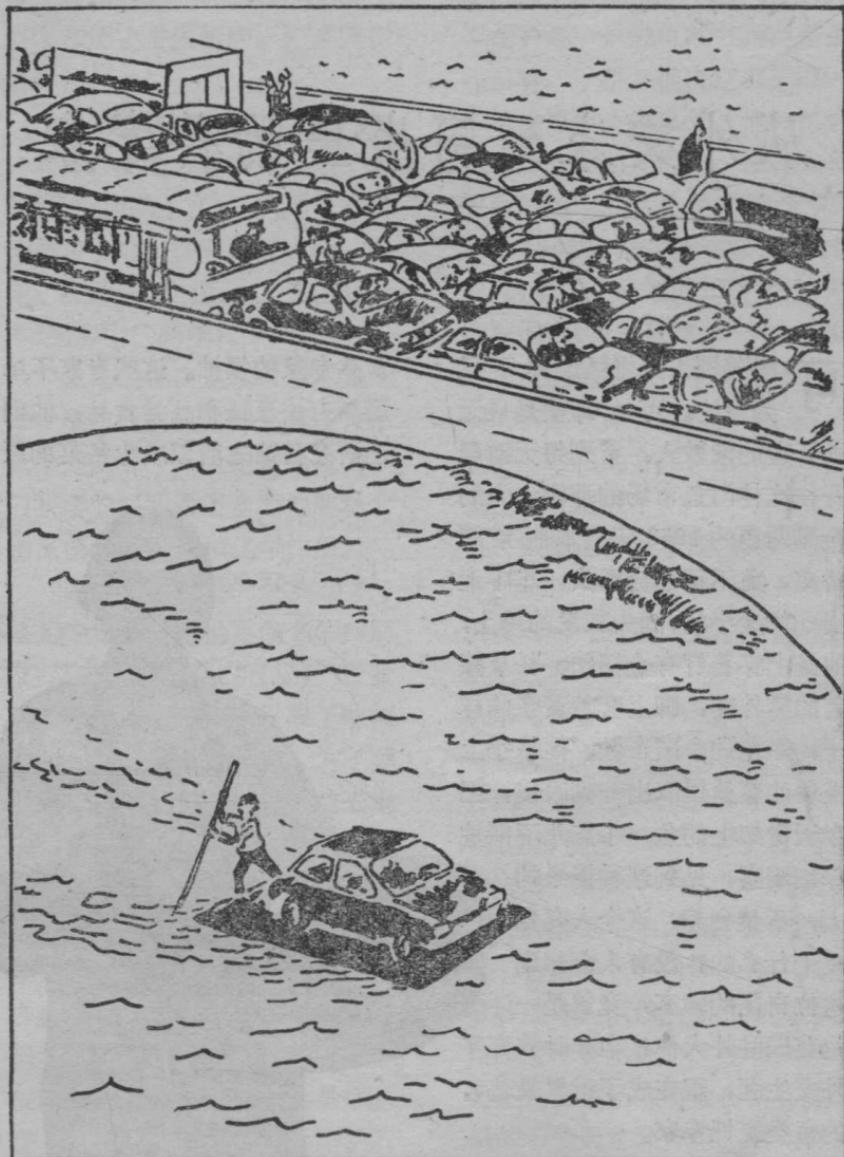
当已故的卡萨斯在其艺术造诣达到顶峰时（托斯卡尼尼和海菲斯也一样），他能说服他的听众，使他们感到不可能有第二种对乐曲的解释了，仿佛他演奏出来的音乐就是音乐本身。当然，马友友只有二十五岁，说他象这些大师们一样，已积累了一大批有说服力的遗产给我们还为时过早，因为卡萨斯在二十五岁时也未能做到啊！

马友友的艺术气质是无可匹敌与无可畏惧的。最近，他已经开始了自己改编的难度很高的随想曲。这些随想曲是帕格尼尼为小提琴而写的。友友说：“我这样做有我的理由。一星期前，我第一次在音乐会上演奏这些随想曲，我开始有些恐慌。但我为什么又决定这样做了呢？我为此每天练习四小时，这样我的技巧又有了新的发展。我到剧场时，差点不敢走上舞台，但最后我还是上台了。为此，我很感激这些随想曲，因为我再演奏其他曲目时，比起这些随想曲来就显得容易得多了。我在技巧上获得更大的自由，我可以更加注意音乐本身而无需担忧技术部分了。”（马友友演奏的部分随想曲已在伦敦制成唱片。——译者）

马友友还克服了另外一个障碍，他因脊椎骨弯曲去年夏天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外科手术。这样，他自己与听众都为他美好的前程放下心来。“我曾经想过，我的生命也许就在那次手术中结束，”友友说，“我那时不敢再朝前看，我准备如果手术失败就改行。但现在，生命又在我身上了，我从没有感到这样好过，这使我非常非常愉快。”

（李耀伦译自〔美〕《星期六评论》，1981年7月）

·漫画·



(原载〔法〕《巴黎竞赛画报》)

从外交家到厨房里的科学家

可能英国人觉得怪癖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即使是最无动于衷的伦敦人，看到每天清晨开往比林门鱼市场的那辆大大的金黑两色的1953年型本脱莱牌轿车，免不了也会摇头。车中走出一位瘦小的、满头灰发的绅士，他身上穿着钉有金纽扣、长及膝盖的黑外套，脚上套着黄色的袜子，黑色的中国布鞋。他从手上提着的藤篮里取出一副眼镜，把今天货架上的鱼，丁点儿不漏地仔细观察。见到这种情景的人，不禁会想：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奇怪的顾客，竟曾是一位英国驻外大使，中年时放弃了外交生涯，现在成了世界最著名的鱼类烹饪专家。

此人名叫艾伦·戴维逊，五十六岁，是一位被公认为新一代

食品专家的领袖。这些专家不单用新方法烹饪和品尝食品，他们还研究名菜之所以成为名菜的原



理；探究食谱的起源及其首创者。戴维逊和他的一批“烹饪学者”把科学和历史带进厨房，把烹调引进学校。

他的著作，理论和实践并重。1980年，美国伐金书局出版了他的《北大西洋水产》，这是一本名菜参考全书，佳肴食谱大全。同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又请他写一本《厨房中的科学》。

戴维逊说：这本书将不是一本食谱，我要研究的是烹饪技术究竟是从哪一个世纪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我希望全面地解释食物烹调时的物理和化学作用。

此外，戴维逊的更高目标，是为牛津书局的世界闻名的《朋友》丛书，写一卷内容极广的食品专论。他的兴趣不只限于欧洲的烹饪，而是全球性的。为了写这本书，他打算到世界各地去走走。

戴维逊生于一个苏格兰税务检查官员的家庭。他曾得牛津大学奖学金，在该校皇后学院攻读古典语言和哲学，后因战时入伍辍学。自皇家海军复员后，回原校攻读，获得牛津大学的最高荣誉。他的导师预言他在哲学方面，很有发展前途。可惜太晚了，戴维逊已被外交部抢走了。

1961年戴维逊任职于突尼斯，这个国家水产丰富，他夫人叫他去买一本烧鱼的书，但是遍寻无着。于是，他决定自己编一本地中海鱼类的目录。他的想法得到外交界朋友们和一位意大利著名的地中海食品专家的支持。到了1963年，他终于写成了一本书，这本册子是他的长篇著作《地中海的水产》的蓝本。一位外交界朋友怂恿他把稿子寄给当代英国的食品权威伊丽莎白·大卫，经过伊丽莎白的介绍，这本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了。

戴维逊官运亨通，1973年时，他已从领事升为大使。但是他对鱼类的研究兴趣也更浓了，他毅然地放弃了外交官的生涯，专门从事写作。

在此之前，当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要职时，除了动手写《地中海的水产》一书外，还写了一本描述绑架十六名北约高级官员的政治惊险小说《不小的事》。该书暴露了北约内部工作中某些微妙部分，以致英国外交部劝告戴维逊不要出版它。然而，戴维逊还是把稿子寄给他在曼谷时认识的一位天主教神甫。这人有一所印刷所，把戴维逊的书印刷出版了，书上既没有作者和出版商

的名字，也没有出版的地点和日期。“这本小说，并没有任何泄密的地方，”戴维逊坚持说。可是，他也明白确实有一本在莫斯科流传着。

戴维逊现兼任时代-生活杂志的《好厨师》丛书的水产顾问。

戴维逊独有的高效率和怪癖，使其他烹饪学者乐于和他合办了一本新的法文杂志《烹调小谈》，每期发行两千本，盈利全数捐赠给英国难民救济会。该杂志的开本虽然不大，然而，其中的古老食谱和生动引人的食品雕塑，以及独特的见解，吸引着读者。戴维逊说：“我们的编辑标准不是销售量，而是确实性。”

戴维逊精于烧鱼，他熟练地把鱼肉切成各种几何图形。他说：“很少人知道烧肉烧鱼的关键问题在于它们的形状，怎样使肉的内部的热量升高到理想的温度。你知道，温度透入鱼肉所需的时间，和它的厚度是不成正比的。比起那一英寸厚的食物所需要的煮烧时间，一块两英寸厚的食物需要四倍，而不是两倍。”

1979年春季，他在牛津圣安东尼学院举行讨论会。与会的学者有各大学的教授，也有物理系、化学系、历史系、经济系，甚至文学系的学生。在第一次讨论会上，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谢尔亭说：“今天，英国有了第一位女首相，在牛津，诞生了一门新学科。”

虽然他是一个美食专家，戴维逊并不追求过分丰盛的菜肴。他说：“我喜欢适当地吃些好菜；但是我并不过分追求它。若给我三明治当午餐，我也是无所谓的。假如以为花了很大功夫和力量，就可以做出好菜，那是谬误。世界上有不少最可口的菜，做起来却是十分简便的。”

(陆恕译自(美)《探索》杂志)



黑人电视广播员万斯



小伙子的皮肤粗糙，又是个黑人，看来，叫他去干费城职业介绍所女职员刚才介绍给他的工作简直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于是他连忙去寻觅更为适合他的阅历的差事。这位年轻黑人就是吉姆·万斯，二十五岁，长得一表人才。他的就业记录上写着：管子工、出租汽车司机、民歌手，还在学校里教过书。眼下，城里有家电视台有个空缺，需要一名新闻播音员。且不论黑色的脸蛋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极为罕见，何况年轻的万斯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他只不过作为观众曾经聚精会神地看过电视而已，可是不知怎么

搞的，他竟对职业介绍人说，他愿意去试试。

一踏进电视台大门，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干了错事。在他之前已经有五个人前来应试，而且他们全是白人。这些人都具有新闻报道的经历，读起新闻稿来，语音标准，柔和圆润，一听就知道是干这一行的。当他们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进行即兴节目试播时，他们介绍了自己曾在曼谷任过职或是做过其他热门的工作。轮到万斯时，他有点惊慌失措了，这一辈子他还从来没有出过国，他能说些什么呢？

万斯突然灵机一动，指着地

* 题图：万斯在编写电视新闻稿。

图上紧挨着费城的一处地方说：“这儿是大西洋城。我常去那儿，老兄，我告诉你，在大西洋城，我有些有趣的事，很有趣。”

万斯估计，电视台新闻部主任会以为自己是个傻瓜蛋而把自己撵出播音室。但是，此时已是1967年末，就在前年夏天，纽瓦克和底特律两地的黑人居住区里发生了暴乱，事后成立的克纳委员会得出结论，说这次骚乱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及黑人得不到就业机会的结果。电视台里清一色都是白人的情况受到责难，如果这些电视台想保持自己的营业执照，就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正因为如此，吉姆·万斯今天的举止一点也不显得笨拙，就在这意想不到的时刻，作为一个黑人，反倒成了一个有利的因素了。尽管他很可能只是去过大西洋城，可他还是在WKBS电视台谋得了差事。

在万斯开始首次播音前，新闻部主任提出拿一百美元与他打赌，说在六周之内，起码会有六家电视台主动邀请万斯到他们那儿去工作，因为他们都急需一位黑人播音员。万斯答应与他打这个赌。因为万斯想到他的父亲和祖父曾经企图冲破种族障碍，可

都失败了。万斯对此记忆犹新，他不相信就业市场会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

新闻部主任说对了。大城市电视台的邀请书接踵而来。万斯的答复是：“我在电视这一行业中只不过是个新手，待两年后再说吧。”WKBS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从万斯手里赢得了一百元赌注，可他最终还是失去了他唯一的黑人播音员。不到一年，万斯接受了华盛顿WRC电视台四频道播音员的工作。

甚至到了这时，万斯仍然对自己的运气有点儿迷惑不解。那么多高贵的白人邀请他去他们那儿工作，如果父亲和祖父还活着的话会怎么想呢。他自己对此感到很好笑，他暗自思忖：“老兄，摆在你面前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啊。”

万斯的父亲未能在别人的辱骂声中活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从欧洲回来，谁都注意到了他身上所发生的变化。他离开家乡去打仗的时候，不喝酒，也不抽烟。当他回来时，他的军服上挂满了勋章，可他一天得抽上两、三盒骆驼牌香烟，还象鱼儿饮水一样地喝酒。他参加战争，为自由和民主出了力，可当

他解甲归来时，就因为他是黑人而不让他加入管子工工会。于是酗酒、抽烟，得了肝硬化症，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八岁。

取决于刹那间的标准

万斯在电视台新闻部工作已经十载有余，做这种工作就象是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上。每天晚上用来广播当天新闻的时间短暂得可怜，你必须学会如何在两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把新闻匆匆播完。而且，你还必须懂得，你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一刹那间的标准，即电视观众是否喜欢你的容貌、服饰以及你的播音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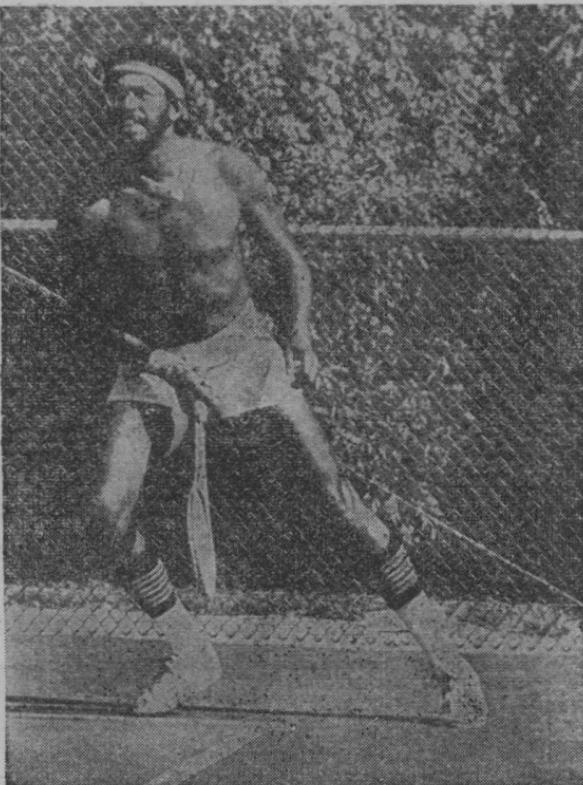
电视强调个性，你得习惯于作为一个出了名的人。你由于能博取公众的注意而多少要有点儿自我陶醉。

你还需铭记电视游戏的规章。节目受欢迎的程度，也就是你的电视观众的多寡，决定了电视台广告收入的多少和能够赚到多少利润。华盛顿在美国国内电视市场上的名次是第八位，节目受欢迎程度

统计表上增加一个“点”，就意味着增加三万名电视观众和四十万至五十万美元的营业额。他们总是这样说：“你别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拯救灵魂。”

在过去的六年里，住在华盛顿的人看九频道的观众为数最多。内尔森和阿比琴两人每个季度所作的电视观众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九频道播放的傍晚新闻总是名列前茅，四频道或者七频道名列第二。各公司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节目中，CBS公司沃尔

万斯喜欢打网球，可他的架势比球艺高明



特·克朗凯特播音的《每晚新闻》总是获胜者。

“黑人现在没有地位”

近年来，美国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允许黑人进入一些新的行业，如新闻界、贸易行业以及其他一些机构，曾几何时，这些行业里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对于许多象万斯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些变化就等于能够获得较为优厚的薪金和过上中上阶层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他的上一辈做梦也不敢想的。万斯拥有一辆“珀兹”牌汽车，在卡皮特尔山丘上有幢房子，还有一套公寓。他受过大学教育，挣有六位数的年薪，他是新生的黑人资产阶级的典型。

然而，生活在白人世界中，也有难处：你与白人为主流的社会有多少相同之处？你还能保持多少黑人文化的独特的特征？你

对于未能获得成就的穷困黑人负有什么责任？

“黑人现在没有地位，”万斯说，“我们知道，我们不喜欢这个地方。而且，这样生活，我们仍然感到不太舒服。”他又说，“当你在城里驱车转悠时，你意识到，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所得益，有所改进。可是你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很大的变化。你所看到的一切会使你怀疑：‘我所取得的成就有什么价值呢？’有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感觉，感到你是被人利用了。”

万斯还认为，有一些新生的黑人中产阶层人士由于有了两辆小汽车，有了彩色电视机和精致的立体声设备而忘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忘记了这个社会里，做律师的是白人，医生是白人，牙医师是白人，会计师也是白人。

(吴巩展译自(美)《华盛顿人》杂志, 1980年12月)

邮购启事：

为照顾边远地区读者，凡在当地新华书店买不到本刊者，从1982年第3期起，可直接向上海译文出版社邮购或订阅，每期四角。如需挂号，每期另加一角二分。汇款(邮票及现金一律不收)时请写明订户详细地址，份数，寄上海市延安中路955弄14号上海译文出版社图书服务部。
《世界之窗》编辑部 1982年3月